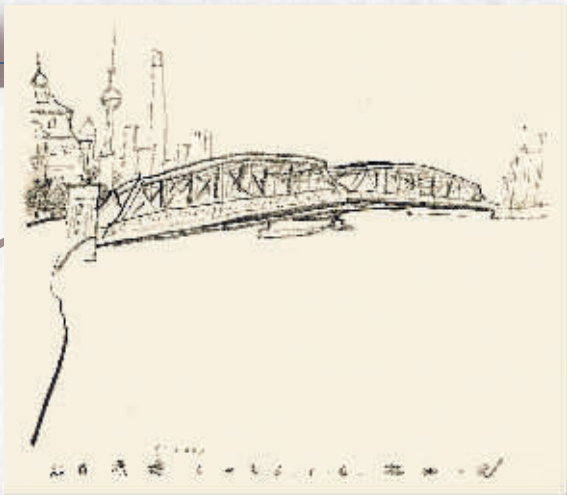


作品



外白渡桥

■ 外白渡桥

一看见外白渡桥,就想起沈从文先生1956年10月间在上海大厦画的外白渡桥速写:黑白线条,一边画大桥上喧闹的场面,一边画桥下安静的小渔船。大桥上走着红旗队伍,他说那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还有万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另一边留白处让你感觉是流动的却很安静的水,他看见水上那只小渔船里的要孩躺在摇篮里,仿佛听见母亲在哼着摇篮曲……

当我画这幅速写时,距沈从文先生画外白渡桥过去快70年了,想想那个喧嚣跃进的年代和桥上那些躁动的万千人,经过时间过滤已经无影无踪,而沈从文先生那些安静的文字,还有他慢慢画的速写,以及文和画里他沉静的思考,在今人的记忆与阅读里留存着,并会一直留存下去。



复兴中路1462弄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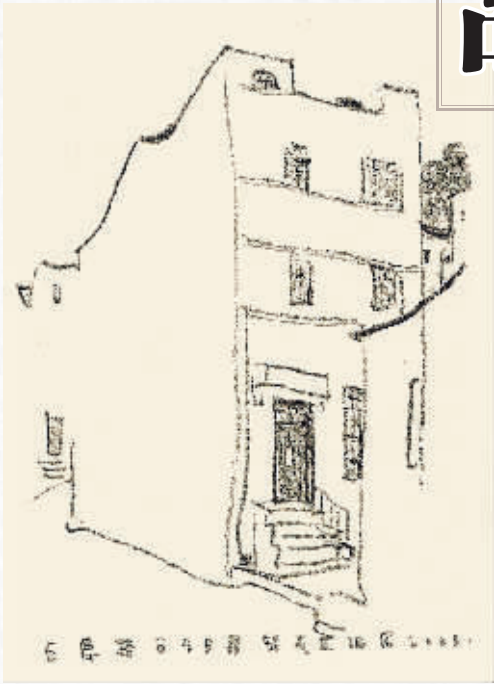
■ 一条弄堂与一封信

寻访复兴中路1462弄堂里的这幢小楼,是因为画家黄永玉与剧作家曹禺的通信。

1983年的一天,那楼门口信箱里放进一封信,是59岁黄永玉写给73岁曹禺的。那信里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他看到剧作家后来“泥濘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的作品,“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他清楚这些称颂会混乱一个人、作贱一个人。画家写完这封不留情面的信,也感不安,放了两天,但出于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寄住了上海复兴中路的这条弄堂。

剧作家收到信,不仅自己反复看,还唤出妻女一同看,随后把这封信一页一页端正地放在照相簿里,为随时翻阅。他明白画家黄永玉的话直率、真诚,他感激黄永玉火辣辣的话射中了他的要害并使他渴望再清醒地写下去,渴望小溪流重新汇为海洋。他给黄永玉回信,由衷地说:“感谢你,我的朋友!”

忽生感慨,或许现在的文人间恰如画家说的:“到底太少接触纯真的感情了。”



巨鹿路贺友直旧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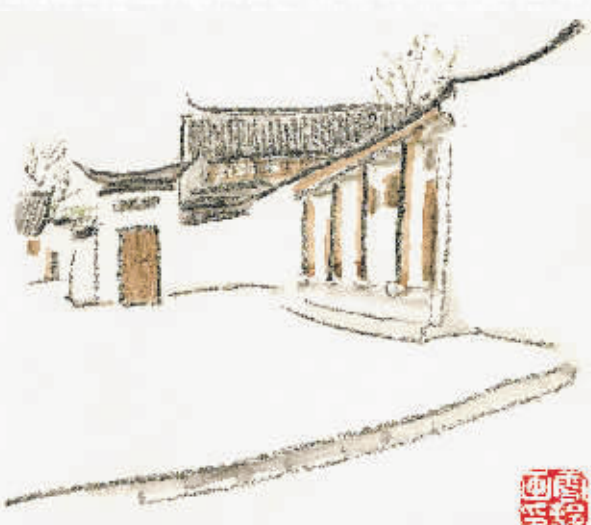
■ 巨鹿路贺友直旧居

贺友直是连环画大家,住家却很小,就30平方米一间房,待客、吃饭、睡觉、作画,他曰“一室四厅”。他从上世纪50年代一住就住到终老。

别看家小,却出了大作品:《山乡巨变》《朝阳沟》《李双双》《三百六十行》……

但作为一位喜爱有人情味儿生活的画家,他安于这个小家:每天能听见灶间婆婆妈妈烧小菜的锅碗瓢盆声,出门就是熟络的街坊四邻,上街就能买到爱吃的大饼油条……他不欢喜去住高楼大厦。“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就蛮好的。这就好比一盆花,换了大盆就养不活了,还是原来的盆好。”所以,他每天画画,“咪”点儿小酒,打个盹儿,再消咪咪地看着浮生世相——好不自在、舒服。

他常说活着就俩字:明白。什么都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常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知足,知足常乐,长乐长寿。他活到九十有四,人和画都长寿。



枫泾丁聪美术馆

■ 枫泾丁聪美术馆

枫泾是丁聪老家,那儿建了座“丁聪美术馆”,仔仔细细看了他的生平与作品,改变了以前以为他只是漫画家的认知。

丁聪打十几岁起直画到93岁去世,画了快80年。除漫画,还画了相当多的书籍封面、插图、舞台布景、人物造型、服装和广告设计,甚至还画过外文书刊宣传品和杂志版式以及字体设计……难怪他说自己最后出版的画册是“杂七杂八的画册”。

可以说,丁聪是漫画家,也是艺术杂家。

说杂家,是他画画不单为自己所好,而是社会需要什么就画什么。他选中漫画,是因为抗战需要简单又有战斗力的漫画,他那时画的漫画被大量复制贴在大街上……他后来画的社会讽刺漫画——一戳中社会痛处,至今不过时,被很多人转发、分享。他无数的“杂七杂八”作品也依然活在舞台上、报刊书籍中……

见过丁聪多次,从未听他高谈“艺术为人民”,但他的画确是实实在在为读者服务,为大众喜爱,自以为说他是“人民画家”不为过。

不要忘记秋天

韩浩月

都是绿色,不像北方的秋天,黄叶如雪,所以往往会误把南方的秋天当成夏天来看待。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有三个城市的秋天最长,分别是重庆、成都、贵阳,秋天实长可达75到80天,气温是非常宜人的,要是不下那么多雨就好了,秋天还是清爽干燥一些更能让人心旷神怡。下雨的秋天,有缠绵悱恻的情绪,也有惆怅惘然的意味。

当然,我对南方雨秋的理解,也是想当然的,南方人可能会对此不以为然。“伤春悲秋”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情感,那么多大诗人写的古诗词,逮着这四个字翻来覆去写了一两千年,要说对现代人没一点儿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有一点儿年岁的人来说,季节变化总会带来心情的起伏,还能衍生出点感叹随想,也算是对传统文人的继承了。不知道00后、10后们,秋天的到来,能不能在他们心里制造点波澜,我是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这样的敏感的,从屏幕前抬起头来,去看看大自然颜色

红果累累压枝低

刘琪瑞

先摘犹酸涩”(《客中作》),说的是还未完全成熟的山楂:“红果方当熟,清阴亦渐成”(《治圃》),写的则是庭院中成熟的山楂:“行路迢迢入谷斜,车驴来憩野人家。山童负担卖红果,村女缘篱采碧花。”《出游》一诗中,描绘出一幅色彩鲜艳、乡情悠然的田园图画。

我们老家还称山楂为“糖球”。早年,乡人很少有专门种植山楂树的,大都生在村东的荒坡土岗上,由着鸟雀们啄食。小时候,母亲常带着我们,顶着天上飘的小雪花,去那里采摘野山楂。采来红艳艳的果子洗净切片,晾晒干爽储存起来,美其名曰“消食片”。遇到我们积食腹胀,消化不良,母亲就用山楂片熬水,连喝带吃,不久就消食化积,舒服多了。母亲还把鲜果子窖藏起来,留待年限儿做“糖球串串”。她挑拣出个儿大、无虫洞的山楂果,冲洗干净,璇掉中间的果核,用竹签一只只穿上,穿成一串串的。母亲用小砂锅慢慢悠悠熬糖稀,熬到锅里冒出密集的小泡泡,撒入一小把芝麻快速拌匀,然后麻利地将山楂串在糖稀中滚一圈,一串串放在糯米纸上,稍稍凉透就成了。但见色泽晶莹鲜艳,入口爽滑风脆,沁凉甜美,那味儿就像歌里唱的“酸里面它裹着甜”“甜里面它透着那酸”。年三十晚上,我们吃着母亲做的糖球串串守岁,消积食、化油

蒹葭苍苍白露情

■仙云

在向我们招手。棉花地里,人们的欢声笑语,让田垄地头沸腾了,燕雀叽叽喳喳在头顶盘旋嬉戏,蟋蟀在脚边“目中无人”地蹦来跳去,望着满地待摘的棉花,母亲的脸上溢满喜悦,一会儿对邻婶婶子说,要为住校的姐姐缝个暖和的棉被,一会儿又合计着爷爷年纪大了,不耐寒,为他缝一身新棉衣。捧在手心白云般绵绵柔柔的“花儿”,凝入了我们多少暖心窝子的记忆。

家乡的花椒久负盛名。记得儿时,家乡的庭院里就有一棵花椒树,每到白露,母亲在长满尖刺的花椒树枝杈间采摘,我提着篮子在树下捡拾,那浓浓的麻味很是呛鼻,有时我也伸手去摘,常被尖刺划破手臂,真是“花椒好吃果难

的变化,迎着季节的风雨漫步一会儿,这是多珍贵的生命体验。

因为秋天短,所以秋天容易被遗忘。比起春天锦绣大地带来的震撼,夏天酷热绵长所造就的忍耐与等待,还有冬天天地冰封让人望而生畏,秋天因为过于舒适,反而让人觉得美好时光短暂易逝……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粮食与果实纷纷归仓,来不及被收获的,也纷纷在某个秋叶集体坠落于大地,成熟之后的炸裂声响,也提醒着人们要珍惜秋天的美好,不要忘记秋天的景象。秋天分为孟秋、仲秋和季秋,这三个阶段,仲秋因为气温最为适中,亦是团圆赏月的日子,所以弥足珍贵。

所谓不要忘记秋天,其实核心就是不要忘记团圆,不要忘记怀念与欢笑。这深沉的日子,需要轻松与深情互相搭配,如同此时的天气一样,要浓情厚道,也要清新隽永,这才是秋天的真谛。

腻,顿感舒帖帖、轻惬惬。

山楂很早就为人们所熟悉和喜爱,且药食兼用。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中,即有用山楂茎叶治疗“漆疮”的记载。唐代《新修本草》记载,用山楂木和山楂果实治水痢和疮痒。宋代以后,山楂主要用以消积化食、补脾胃胃、治痰饮症瘕、痞满吞酸和滞水胀痛、行结气、化血块等。此外,“糖球串串”也就是冰糖葫芦的历史也起源于宋。相传南宋绍熙年间,宋光宗赵惇的爱妃患病,饮食不进,御医束手无策。后江湖郎中让宫人将山楂与红糖同熬,每日饭前服用,果见奇效。此“药”被称为“蜜弹弹”,后流入民间,成为糖葫芦的源头。

除做山楂糕(金糕)、山楂片、糖葫芦外,山楂还可去核打碎制成山楂卷,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的小吃果丹皮。

又到了霜色浓重、寒气袭人的初冬时节,窗外忽传卖冰糖葫芦那韵味十足的吆喝声,“蜜嘴哎嗨哎——冰糖葫芦哟!”忙呼儿去买两串冰糖葫芦,不由轻轻哼唱起来,“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暗想那咬一口嘎嘣脆、甜里透酸、酸中带甜、甜而不腻、酸不倒牙、清香利口、消食健胃的糖葫芦,这样的日子多么平实而熨帖。

采”。白露的中午,母亲总会采一把新鲜的花椒叶,剁碎了和面给我们做煎饼吃,撒入花椒叶的煎饼,咬一口香味浓郁,再配上一锅红枣绿豆粥,枣子也是白露刚刚从树上摘下的,那舌尖上的白露美食,简直香到无敌了。

清晨,驻足于河岸边,密密匝匝的芦苇丛中,像羽毛般俏丽灰白的芦花随风曼舞。

突然间,远处传来一阵歌声:“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苍,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抬头仰望苍穹,在云如锦中,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从空中飞过,在这个“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的白露清晨,愿它们捎去我对北方家乡的浓浓祝福。

贵阳诗词·本土优秀诗词作品选

晚秋山雨即景

木叶老相催,凉风秋几许。
空林寒气深,任此潇潇雨。

王井飞(开阳)

重阳日赏桂花

旭日染黄光,风吹落院墙。
颜衰相聚日,又散几丝香。

赵家鏊(南明)

昙花

小昙花一朵,寂寂夜中开。
不弃家贫陋,香气满室来。

李明仙(清镇)

菊花

西风云雾冷,菊蕊绕篱开。
翠叶黄衣倩,余香载酒来。

谢秋星(息烽)

重阳

金素来新赏,黄花开几行。

朝昏皆独步,来去又重阳。
清酒当佳节,单衣试嫩凉。
浮生回望处,天地两茫茫。

兰蓉(南明)

父亲节收到儿子礼物感怀

平素交流少,亲情寡言表。
父如慈育山,几似笨飞鸟。
倾力爱心柔,宽怀贤子孝。
风弹两鬓霜,悠唱长歌调。

吴畏(南明)

重阳

猛醒到重阳,辰光迅鹭忙。
心随秋月落,梦绕夕阳乡。
菊酒携登岭,茱萸缀满裳。
银丝爬两鬓,漂泊在殊疆。

袁久森(云岩)

花溪大将山脉感题

昔日爱攀登,未知山姓名。

层峦惑春色,一水缚柔情。
对此尝微醉,料君能共鸣。
但为羁旅客,笑我似飘萍。

汪常(云岩)

秋分

一片秋声入晚凉,篱边渐有菊花香。
四时蛱蝶皆风景,更喜寒梅劲节昂。

李玉真(清镇)

秋词

来从星月鉴年深,负手苍茫觅大音。
翻袖西风成浩荡,诗情十万里破心。

王钦(乌当)

记夜

窗前小坐半应声,似诉衷肠意未平。
此夜灯花摇落后,几回魂梦总因情。

刘蓉(清镇)

百花湖桃花岛水滨

森森波光入眼随,青峰嶙峋竞玲珑。

山川寂静梵笼远,心绪安宁世事空。
掬得数盅忘情水,迎来几缕快哉风。
桃花岛上蓬莱地,一叶扁舟飘渺中。

曾晓鹰(南明)

甲辰重阳游故地忆故人

路坎难得举步轻,今朝不许问年庚。
鸥闲水阔芦花款,雏隐山空柿子明。
但恐残阳沉意气,还教烈酒压秋声。
穷高每叹斯人杳,借此枫红暖故情。

刘灿(花溪)

黔灵山观日落

路透望里尽风尘,携手城边别意频。
眼放夕阳应有语,心牵秋鹭累相亲。
树移古道依山近,云映微光共水邻。
此去悠悠谁问讯,关情何处置闲身?

龙健(观山湖)

过甲秀楼

日落灯昏客愁惹,老来几度怯登楼。

追游怕见月临水,独坐还闻茶满瓯。
渐少新词酬旧友,空余白首对青眸。
凄迷夜色慵如睡,时有清辉劝我留。

余欢(云岩)

鹧鸪天·绮怀

绿桂迎风开满头,相逢正是碧云秋。
手牵渝岭奔山径,足踏川江戏水流。

尘漫漫,路悠悠。长难别后恨无休。
幽怀此际同谁诉,缕缕清香过木楼。

石玉明(花溪)

浣溪沙·即事

窃窕秋光一径斜,山阴深处有人家。
拒霜几树簇烟霞。
剪剪轻风摇翠竹,疏疏栏栅挂黄瓜。
斟茶阿嫂艳如花。

何世洁(云岩)

西江月·雁归

梦里秋风萧瑟,窗前细雨如丝。三更酒醒谁相知,鸿雁归来几时。
携手白云处处,深情尘世痴痴。菊花台上为君诗,只有一生一世。

常胜(观山湖)

西江月·秋日

银杏金黄溢彩,云霞如锦临窗。漫山丹桂正飘香,小鸟相邀共享。
莫论寒林寂寞,休嫌郊野凋荒。心中春色若芬芳,佳景四时堪赏。

刘明富(纳雍)

采桑子·中秋

又逢佳节情何限,砌下凝眸。独爱清幽,一段香分桂树秋。
高台夜色凉如许,人在西楼。不下帘钩,看取银河天外流。

庞仕蓉(云岩)